

奇珍非所詡

惟是識招徠

蔡慶良

清乾隆白玉群獸插屏

「神品至寶」特展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近年最重要的對外展覽，展出文物可謂琳瑯滿目、精彩紛陳。其中一件為乾隆時期的〈碧玉群獸插屏〉（圖一），質地溫潤、製作精良，足堪代表清代中期的玉器成就。然而大家有所不知，此器形似插屏，實為銅鏡臺座；乾隆皇帝下令以和闐美玉共製作了碧白一雙，各收置在精巧設計的木座之中。其中〈白玉群獸插屏〉為本院「敬天格物」常設展的展品（圖二），且讓我們以此開端，談談賞心悅目的藝術成就與其後別有深意的歷史典故。

巧琢和闐玉 渾成開府臺

插屏本體為對稱造型（圖三），充滿生命力的層疊雲氣向上泉湧勃發，如同生息不滅的仙界神樹。自下方中央主幹向兩側延伸的雲氣，蜿蜒轉回至中軸線包攏成兩大圓，再反轉向上回旋成兩小圓，最終形成氣韻繚繞的四個圓形空間，其內各住有鳥

雀、山羊、虎豹及其他不知名瑞獸，或伏臥、或對望；正中央有一俯視的神獸，身足和雲氣幻化合一，連接撐持上下左右各自獨立的四個空間，由此構成張力飽滿、氣韻活靈的神仙世界。此乃典型漢代藝術特徵，例如對稱圓轉的雲氣構圖，和馬王堆一號

漢墓出土的彩繪漆棺的蓋板、側板漆繪如出一轍；群獸在雲氣環繞的空間中或互動、或自處的藝術形式，也和同墓出土的黑地漆棺彩繪系出同源。至於各種神獸和動物，大部分在漢代畫像石，以及江蘇泗陽陳墩漢墓出土的漆器中皆可見到；只有位於中央兩側、臥伏在雲端的橢圓形神獸，難以



清 乾隆 白玉群獸插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-2 收置銅鏡後將木屏關閉的過程



圖六-1 〈白玉群獸插屏〉背面收置銅鏡方式

判斷究竟為何，或許本作品的設計者另有所本，有待進一步研究。

本件靈動的傑作可謂乾隆仿古玉器的代表，為此另外製作比例優美的方形木座，如圖二所示，將翻騰的雲海收攏其中，更顯不凡氣勢。

前述中央神獸的身軀後足，左右二分並和雲氣融合，形成水滴形的圓弧鏤空，除了符合美感設計外，更有功能上的需求。因為玉插屏同時可作為銅鏡臺（圖四），圓弧鏤空是為了穿置鏡鈕，固定銅鏡之用。而下方左右鳥雀，則是為了托持鏡身而設計為圓雕造形（圖五），並刻意將雀鳥局部染成棕褐色以示其羽色。真是處處創意、點點巧思。

在看不到的木座背後，其實也隱藏了引人入勝的不凡技藝。能人巧匠為木座設計了夾層，當不需照鏡時即可妥善收藏銅鏡（圖六-1、2）；木框上方並有一可以上下活動的雲紋木樺，用以扣鎖銅鏡。（圖七）觀此奇技，令人擊節。

雖然兩件擺放在白、碧玉鏡臺上的銅鏡尺寸略有不同，但皆恰如其分收納在各自木座夾層中，考量〈西清



圖四 置放銅鏡後的〈白玉群獸插屏〉



圖二 清 乾隆 白玉群獸插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 清 乾隆 碧玉群獸插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托持銅鏡的鳥雀特寫



圖三 〈白玉群獸插屏〉本體



圖十一 清 無款 美人圖 對鏡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清 無款 美人圖 鑑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則待進一步研究。
中國傳統中，鏡子常和女性相提並論，例如〈美人圖〉中另一張〈對鏡〉即為顯例。（圖十一）畫中美人攬鏡自照，似乎即持拿漢代古鏡。其

後並有雍正皇帝題詩二首，今錄其二：
曉妝楚楚意深□，多少情懷倩竹吟。
風調每憐誰識得，分明對面有知心。
此畫和題詩內容，恰可說明閨閣古鏡



圖八 漢 干支乳丁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木框上方扣鎖銅鏡的雲紋木棹



圖九 「乾隆年製」特寫

續鑑〉中鏡匣皆是為銅鏡量身訂作，可知本對玉鏡臺和木座也是為了兩件漢代干支乳丁紋銅鏡各別打造（圖八），由此即可明白為何玉鏡臺選用漢代題材和藝術風格，乃是為了使鏡、臺彼此輝映、互為表裡。

木座下方正中有「乾隆年製」款（圖九），且由圖六可知，乾隆帝

在壬午年（一七六二）為玉鏡臺賦詩並記於木座之後，詩文內容及語氣，都說明玉鏡臺是乾隆皇帝下令製作完成。考量玉鏡臺的尺寸及所需琢磨功夫，製作之始應早於題詩之年，但應也不至於經年累月，當在短數年之間。

玉鏡臺雖由乾隆皇帝下令製作，然而首創此種插屏形式卻非乾隆時期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十二幅〈美人圖〉，其中之一〈鑑古〉（圖十），美人後方架上即陳設有相同設計的插屏。〈美人圖〉創作於雍正皇帝尚未登基之前，而雍正是在位十三年，可知畫作早於本文介紹的玉鏡臺至少四十年。但畫中插屏並未置放鏡子，也難以判斷插屏下方的鳥雀是否為圓雕形式，足以托物承重；而插屏鏤空處的顏色和木櫃背景相同，顯然並未設計後隔板，亦即插屏木架後並無收藏銅鏡的夾層。考量以上，或許在雍正時此類作品只是單純作為插屏擺件，而後經乾隆皇帝加入巧思重新設計改造，方兼具插屏、鏡臺兩種用途。至於雍正前是否有相類的插屏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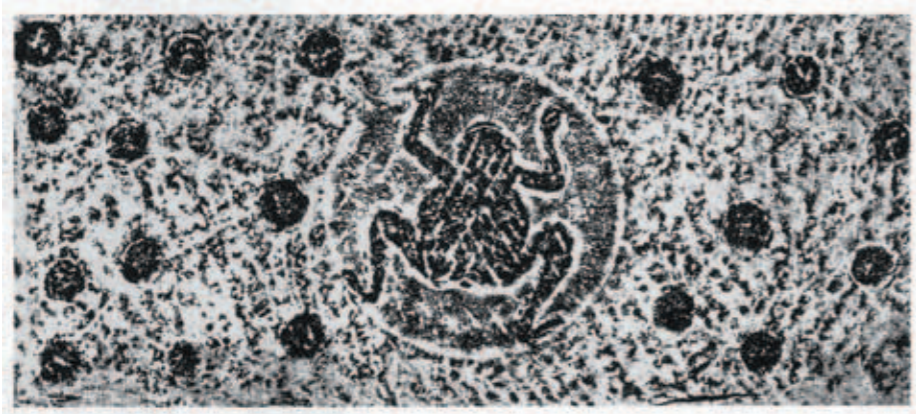
的寓意。

乾隆皇帝在木座背後所題的五言律詩，收錄在《御製詩·三集·卷十七》，〈題和闐玉鏡臺〉，前四句為：「巧琢和闐玉，渾成開府臺。采花初未識，納聘訝徒猜。」正也是描述此種兒女閨情。大意為：用和闐美玉製成了渾然天成的鏡臺，以作為婚嫁聘禮；而待字閨中的花樣少女，暗中猜測未來夫婿究竟是誰。此處乾隆帝借用了東晉名臣溫嶠的有名趣事。

采花初未識，納聘訝徒猜

《世說新語·假譎》記載，溫嶠的姑姑有一秀外慧中的女兒，因值戰亂夫家難覓，請溫嶠代為找尋。而溫嶠太太恰巧過世不久，故生毛遂自薦之心。沒多久溫嶠就回報有一適合人選，各方面都和他本人相當。姑姑大喜過望，溫嶠馬上奉上聘禮，乃為征討匈奴政權劉聰時所得的玉鏡臺。即至新婚之日，新嫁娘揭紗撫掌大笑說：我早就猜測是你這老傢伙，果然如此。由此而成神仙美眷佳話。

乾隆皇帝顯然熟稔玉鏡臺作為聘禮的典故，也知道溫嶠是穩定東晉初



圖十四 西漢〈月宮〉畫像石 南陽漢畫館藏

杯，光明洞徹，照之可知世事。顯然乾隆皇帝對《明史》相當熟悉，且自負一如朱元璋，視自身如同廣照天下的明鏡，西域來朝實乃順天應人。因此將辟邪鏡置放在玉鏡臺上，實有自矜自誇自意。



圖十三 神獸腹部特寫



圖十二 收置銅鏡後的〈白玉群獸插屏〉

又漢代郭憲《洞冥記·卷一》記載，東方朔向漢武帝描述其奇妙經歷：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，有雲氣望之如山；望蟾闕十二丈，上有金鐘（鏡）廣四尺，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，照見魑魅不獲隱形。這種月鏡合一、辟邪鎮物、萬里昭明、外邦進獻的神妙特性，恰也是乾隆皇帝想要創造的寓意。所以也才會說：「奇珍非所詡，惟是識招徠。」乾隆皇帝並不是要誇耀這對奇珍異寶，而是要贊揚貢獻和闡玉料的西域新疆，知聖君如明鏡而思歸附，一如

期政局的重臣，因功官拜開府儀同三司，因此詩名〈題和闐玉鏡臺〉，並在第二句詩文中將玉鏡臺取名為開府臺，直接以溫嶠官職點明此一浪漫愛情故事。

但浪漫之後其實尚有深意。世說新語中「納聘訝徒猜」的采花少女是溫嶠的堂妹，但在乾隆皇帝心中的窈窕淑女卻非真有其人，而是剛剛征服的北疆及南疆二部。溫嶠的玉鏡臺來自討伐匈奴所得，乾隆帝白碧一雙的鏡臺玉料則貢自新歸順的新疆和闐。這在詩名以及第一句「巧琢和闐玉」中的「和闐」兩字已知其源。

乾隆二十年（一七五五），趁著天山北路的準噶爾發生內亂，清廷發兵征討，數年兵戎，至乾隆二十四年（一七五九），不但平定天山北路的準部，並一舉底定天山南路的回部，拓地兩萬餘里，兩者合稱西域新疆，至此結束康熙以來七十餘年的對抗，此為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之首。可以想像，時年四十九的乾隆皇帝必當上報先祖、意氣雲揚。

隨著新疆納入版圖，和闐美玉源源進入中原，接下來三年至乾隆壬

奇珍非所詡 惟是識招徠

暫且拋開乾隆自命不凡的驕矜之心，重新欣賞本件作品的巧妙創意。當銅鏡收藏在鏡座中時，中央神獸恰如在一輪明月之中（圖十二）；觀看此神獸的腹部特徵（圖十三），可知創作者有心將其設計為玉蟾。中國自古即傳說月中有蟾蜍，所以玉蟾為月亮的代稱，這也是漢代畫像石、磚中常見的題材。（圖十四）本作品的設計者深富巧思，將銅鏡和玉鏡臺的題材融合歸一，實為美不勝收的藝術傑作。

午（一七六二），乾隆帝刻意選擇雪白和青碧兩種玉材為二件漢鏡製作鏡臺，並賦詩寓聘娶之意，弦外之音不言可喻。所以後四句詩句才是製作此對玉鏡臺的真正動機：「明倚辟邪鏡，祥同照世杯。奇珍非所詡，惟是識招徠。」

明倚辟邪鏡 祥同照世杯

由詩句可知，乾隆皇帝以天子自居，對於聘娶天山兩路，直視為順應天命之事。自己就如同鏡臺所拱護的大漢辟邪明鏡，無遠弗屆，廣照天下，通達今古，邪佞永絕，祥瑞一如西域珍寶——照世之杯。

《明史·第二百二十·西域四》記載，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，西距嘉峪關九千六百里的賽瑪爾堪（今烏茲別克斯坦東部）來朝，致表曰：

惟大明大皇帝，受天明命，統一四海；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，特命皇帝出膺運數，為億兆之主，光明廣大，昭若天鏡，無有遠近，咸照臨之；遠國之人，咸得其濟，欽仰聖心，如照世之杯，使臣心中豁然光明；照世杯者，其國舊傳有

待嫁少女應聘而來，歸順我大清國。

本對〈白、碧玉群獸插屏〉，不論是從玉質、設計、技巧、美感，皆是一時之選。姑且不論乾隆皇帝是否過於妄自尊大，但由為銅鏡設計玉鏡臺、木座開始，最終能將各種藝術創意和寓意合而為一，實有值得稱讚之處。

本文感謝張麗端科長提供〈美人圖〉的資料和意見；並感謝書畫處何炎泉先生對雍正皇帝題詩的釋讀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參考書目

1. 中國漆器全集編輯委員會，《中國漆器全集·三·漢》，福建美術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八月，頁六六—七四。
2. 江蘇泗陽三莊聯合考古隊，《江蘇泗陽陳墩漢墓》，《文物》二〇〇七年第七期。
3. 朱林澤，《西清續鑑——清宮藏鏡的裝潢美學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三五七期，二〇一二年十二月。
4.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雍正—清世宗文物大展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中華民國九八年九月。
5. 趙廣超、吳靖雯，《十二美人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五月。
6. 祝勇，《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——雍正皇帝與美人圖》，《紫禁城》第二二〇期，二〇一三年五月。
7. 呂品主編，《中原文化大典·文物典·畫像石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，頁二七七。